瀟碧堂集

瀟碧堂集卷之十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碑

荆州脩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為平淵為匀適今有人焉纍偉衣冠者之甿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即今江陵疑般置始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脩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和中裴宇瘞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壯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

所用殷殷然咸一劃之為快吏斯土者議藉藉
久未决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
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為具一旦有警無
寸嶮可阨而萬城之水朝决朝注高與堞齊名
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為壘蜿蜒皆地骨
辟如載齒于齦可以㪟堅今城皆宍田畦之且
漬載齒于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客焚
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囿塡城中不足
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来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減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禎祥凶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其無用以貫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令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

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倘則其監倘則其督修則其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赶走迤南一帶

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𨐋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若簣下之火愚則慶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抉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揚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决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虚故

也邇来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壘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鏹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損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爲出貲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壯来後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留則鍾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

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来未之有也

新修鐵公堤碑記

潯國之有江猶西壯之有虜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于焚夷我赤子蹂践我城郭而水之害正等故捍衛之功比于折衝邑故濱潯割江身爲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田戮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揺揺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輙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為常倉皇有警剛
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滐注之聲聞數十里
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
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
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為旁齧必且為横
激我民欲别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螘急而
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
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
中輟而慈谿錢侯𤅢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

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邀倖無趦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為遂先
以堤為請而芊議者有數辔畝虞其壓輙欲堙
故械侯陰悉之偕令丞周君墜躬自按行見遊
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揚二堤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
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柰何侯顧
然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為導可

謾也叱騶人後去轝蓋與丞偕步叢艸間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為堤徑行至關廟前率曠土無半鬣群華以為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為臺使者言狀使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為出鍰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背出于上而難令出于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毋也江防者舊郡守尭莘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頻却大似南渡之踞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為長城聞侯又欲疏壯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為存亡堤與我民為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閫外之寄唯命則重余之比于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嘵嘵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為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芬而為名法比而為楊墨遁而為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温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
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
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
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搬彼亦且樂
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毋彼
安敢出而為吾害唯吾自狹其道而與之角居
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
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
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尊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公圯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盖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胄衛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敝
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怏其事而不肖
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也公名雲
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犲今者特祠
黌序間故畧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恵不具
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濵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皆
陽侯殿村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藭

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傾嘆惋竟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緡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禀於天子外爲者遐而不得達則禀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圮爲夕而呼於市市之

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师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也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宫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宫等於是學宫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蒼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婞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即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榛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宫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爼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後之作者如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墻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將氏有記傳者以為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

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檥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晋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别有所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為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宫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飆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

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来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畯捨宅為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為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為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為直無而

蔑視與宋儒師心之敝是彼句說非聖說也言
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
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
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畫而刑書出鞭撻
窮而靈恠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
質於神故恠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劒戟故天不
有祥雲異氣珮玦流孛之恠則天不畏地不有
芝艸靈木崩吼震竭之恠則地不靈夫天地非
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彝也聖未始不恠如儀鳳落烏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恠以攝天下是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恠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讙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臥所

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為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鬲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千歲白楊可棟

而師白髮鬖鬖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綱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雖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為師往来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輙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甬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稍剪夷其積園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

如笠巖上蓮池二潤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
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
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
者不至鬲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
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
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
之色以故鬲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
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户豔雖耋男稚女靡不道
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

以月至自嘉隆以来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為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毋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柜不納有贈糈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錐利根之士好為奇談詭學者睹其顔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髩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徤望而

知為有道會　慈聖出内藏金為師治塔塔甫
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
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
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
而志之今未暇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牀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誌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黄移南郡蓋武胄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内者一籍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

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閫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劒馳怒馬着靺鞈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賊盜數十人憖領家僮格鬬立皪之遇歲殣則煑糜以飼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草衙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爲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未果去歲使田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爲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婦于表嫡姑丘嚴粟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已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姊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婦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婦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棲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勢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産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爲一開顔丙戌試南宫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爲袁氏勞薪攻苦茹蘗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由京邸大人書来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毋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閒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掞弟南歸婦而拜王毋於床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表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辟絖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忌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氷霜以厲之

陽温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世茂可也将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為余父　勅封翰林院編脩孫男五長即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樀年丘大姑子一爲余從王王女一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驤而封者三中即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志

從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毋別七歲失冡毋丘毋於封公毋余大冡弱好弄挾丸注走里閈酒後耳熱出所獰雀豸之遍唉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

廐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莽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囓脊驕嘶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命臧獲牽騎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飢飽芻抹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欲齒而笑為人魁頎長悍壯飲食日攜楸罫偏捉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弃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

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丘姑之鬣而封之
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
道乃擗管歔欷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
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
母甫六歲即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
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吴大姑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
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緇為大
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
城隍額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歸
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
鬖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拮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月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毋若等不知實毋
余也余生値嫡嚴厲姑釋巳女以乳左手襁右
執衣褥浣爲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㚇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焉朝而
出昏而飼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洎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傅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毋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亩復去逝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爲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
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既官翰苑遂封
孺人隨伯脩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
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
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
妾媵以恩伯脩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
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
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瞿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顧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彤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目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
公以近籍恐爲里閈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
同賈私攜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
反伯叱之曰毋豈有牙籤壽子青山賈兒耶公
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筭緡夜則鉛槧如
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
逝去懷湖公没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
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
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
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債者也公憫之遂為
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
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
有貸其貲以賈者目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
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
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
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猗間勃
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鵾絃鐵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爲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朴所餘輙施修刹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輙辭暮年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注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柰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爲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郎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己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禮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達花士實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猕氷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游田里閒稱善士村故多盜翁毋雄於貲徙避不常孺人佐猕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耄期壹觴嘯詠比于陶白者翁與孺人之力也翁有隱德捐己之急以卹困至于橋梁舟楫便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不衰迨庚子秋伯子宗鄖舉于鄉里人乃竊嘆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春年若干歲窆于先姑之

存宏道曰谷昇卅出賢女康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錫于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先而襲之九地是宜陰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是夕建三暒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咨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栗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轎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
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
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
好古圖畫及鍾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恠石枯
松纍纍几席閒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
日更作疏題未竟榱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
不屑也嘗從河壯使還見道上柳條嫋嫋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
無此佳柳特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意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𢚩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昄弃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
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
角巾散帶之朋赤鬚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
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毋壽僅五十
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
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
殤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
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
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先是安人持五千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振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巳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巳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巳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享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甞
散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
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
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
泣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實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
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
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鬒髮仙袂楊
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表生

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大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孑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絣暮織為余叔晉家取甚勤苦絣鏻乎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

閫操之嚴凛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橋與枳何其易徙閨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注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温也霜之所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下卓以来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則之以程物居心淨侯規之以用煦温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然而氷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凛冽也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坐敢不下拜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顯君其先家于鄞勝國時有均一觧元者始徙慈三傳而爲滇少条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鈇鈇生儀卽公之父公生而頴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埸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官括
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吏不職
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
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
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名為
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
即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泪涔涔下嘗收邑子
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
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閭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覓也余夫婦幸得免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為君子若孫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彊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于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毀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柽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鄮山乃為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予洵洵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明遠唯茗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弥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疏

聖母塔院疏

荆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来無文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剥蝕盡逸事僅見統記

中所謂荆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為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𢿟永𢿟澂他日摩耶藏骨地烏知不為卜兆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决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

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蒙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旨龜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毋計當不難生第勉為之唯漸而恒乃可成

板橋施茶䟽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

炎則燄在喉當其寒則氷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着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觧装釋馱遊人踏沙而過羈戲之客傷風烟之頓異而流光之為塵足也煩懣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鬱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㫖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民策旱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罷貨是商未始不農也夫工爲民陶冶鼓鑄織紝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講道行則叅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生者百不

能一而坐而蠹庚粟者十人而九也夫耶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来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為蠹國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藉者同比之方

維口最爲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沾盂粒禪者某議貿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淵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

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擅自惟蘄鄂去匡為近又余友孟常兄弟

及吳阜倩在焉而禪者所識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溢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臀計紈其衣者一春當費鞵二緉市人雖赤足其裲襠衫裙污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饔飧不時婦女既至見其

晳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屣故議者欲甃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於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褌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鏹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補藏跡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亾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尚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

闗鄉之寺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困于治櫝其
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
寺官謀為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耻
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
貧且慳不能櫝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婁婁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即次之地也郵有
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

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乃然一錫過傳舍則
皂而撻者呵斥等於餓隸撲逆旅則囊唯一鉢
又以其緇而兇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
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緡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
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
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杻逓者比比皆是是皆
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荊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

民居禖而僧習為市巳不復知雑髮為何事大士之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何今昔之懸絶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命名于黄太史托于𨑳来僧其飲而粒之以鄭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荆之宰官長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含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来鄭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其講

席其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羨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籍名簿上其人為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沓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為乞言余謂若但欲澌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勗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閭里守必多故今京都吴越精藍棊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純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踝見僧乃不怒追先伯修

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盖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楫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餙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卅為瓜諸里人渚中人士胥為修雅將闢禪舍以客衲門余顔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

以識下邑之文衛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諸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剎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為

畦為滭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罔也寺本供
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
侗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輿此下
凡之通病也昔無畫居士問孔釋翫勝妙喜曰
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為則如来以天為部辟則
臣妾臧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
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為通
庚為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

衆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諴田子名其世爲
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跡

往来衲子修談僧鄭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
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来談
未合菡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
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
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王余令吳時質諸
目山居時質諸耳師来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

不敢為妄語緣庚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
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剎以千數而二聖最古具異濟川
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
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
也後讀五燈始知為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
者徵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
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玆邑來姓名

一〔乘〕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
矣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
稍名之已而羞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
爲邑産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
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荆州碑中載
有茅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
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鬣耕耨耘樵
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鐮刃礪石者或亦冀將
軍呵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未載

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齧自掛園移来三十餘年去歳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弊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庚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来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着稱諸禪佰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

願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遠寧挈然巳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杠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兹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垷圮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橐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跡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傳大士因得縱觀楷形勝還為余言余笑曰是昔為無暴足王國土令遂為慈氏樓閣煙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壯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為引其端於是居公為之説曰　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伏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烟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材當仁不讓如龍乘雲

如鳥入嚝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
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粤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荆州碑所
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與其故蹟智者
爲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夫
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
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
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追台

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迨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瑰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釆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乗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容也普光寺頹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盦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為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

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跡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為淨今之所謂刹者名雖精藍實則窩櫳豕柙也又其上則糟丘溷汁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為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

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嚴寶池瞿曇現讖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閉眼與閉眼俱伏大士光動念即泥犂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刼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鳥翔岧斑生繝題溜雨駁金床行道猶不忍給

緣豈相忌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鍚失足劔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塵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内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
為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沿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
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栽栽大六像金土恣裝揑花冠耀青髻實衣披

古榾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窮予背慈父百
城間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嚴萬刼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齧孱陵城披髮大士
伏劔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
獮襍鑠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鐵玄
宫成霜摧雨析歲屢庚榱桷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滌涣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仄出箱

盤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証明紅鬚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
倚花立番鐵柱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滓杷
梓楩楠被天黑青髯白面畫檀越老去髡頭少
作客驀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吴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啾啾嗅

新鬼小人無和君子耻橋南橋壯皆仁里濟川
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册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叢枯覓不得一丈卅深
欄楯爽實池波湧車磲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
溜濺面髻堆灰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册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跡半毀

柱萬立漏痕界偏黄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介鳥紗作檀越積露為波江可得東隣壯里賢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却苺皆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黄雲甬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淌車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黄花之歌遍于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惘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繭余踵填彼飢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艸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黄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僅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巳不墁飾泥土而巳敢煩長者引其端

表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士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領擔瓢歃笠婆娑乎其間也

鬍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等山齊走遍諸宮與湘潭南中冠帶蔟如雲誰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澈秋風又跕峨嵋千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艙林林同瓦礫是中

應有大心人熏可頂觸手可鄭塵矣之為有鷲

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册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壯色椎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户擲一錢丁一緡楩梓豫章須刺具赤面修髯怒者誰布金長者爲相遇

雙田寺册

雙田開山自李唐雷焰摧爲瓦礫場婆娑誅杞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株爲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肥不辨臂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皺皮皴目苔蘚裝黄面老孑面不黄雪山行苦骨巖砥受有大心檀越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徬徨融膏冶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槖囊東村西社皆蓮鄉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犾度無涯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